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三百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外戚部

儒學　退讓　畏愼　廉儉

儒學

研精聖哲之言服膺儒籍之道造次於是夙夜不忘此素履之士强學之所爲也若乃生於肺腑之親幼有青紫之盛遨遊戚里沐浴天澤而能亹亹於儒墨孳孳於

文雅上則知其要道下則成其俊才終則保其高明免
夫顛越此皆外屬之選君子之尚者已
漢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孝景末為中大夫學盤盂
諸書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者也
馮野王字君卿孝元昭儀之兄也受業於博士通詩為
太子中庶子
逡字子產野王之弟也通易太常察孝廉為郎
立字聖卿逡之弟也通春秋為郎稍遷諸曹

參字叔平昭儀之少弟學通尚書少爲黄門郎給事中班伯成帝婕妤之兄少受詩於師丹大将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親戚宴飲會同之殿講說有法拜為中常侍帝方鄉學鄭寛中張禹朝夕講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在未央宫詔伯受焉既通其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絶出

伯弟斿博學有俊材左将軍史丹舉賢良方正以對策爲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将與劉向校秘書

傅喜字稚游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成帝選爲太子庶子

後漢樊儵光武舅宏之子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嚴彭祖也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初爲復土校尉

樊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少勵志行修儒術和帝幸南陽準爲郡功曹帝器之拜郎中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乃上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

大舜聖德孳孳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擾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資用日月之明庶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垂精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豊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

良華首之老每宴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化詳覽羣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數百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之辭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

致苛刻昔孝文竇后性好黄老而清静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宫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

梁松字伯孫少爲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再遷虎賁

中郎將博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儒修明堂辟雍郊祀封禪禮儀常與論議寵幸莫比

松弟竦字叔敬二女爲章帝貴人竦少習孟氏易弱冠能教授和帝即位追封竦爲褒親愍侯

竇固字孟孫尚光武湟陽公主爲黄門侍郎好覽書傳喜習兵法

馬嚴明德皇后從兄少孤從平原楊太伯講學專心墳典並研窮春秋左氏從司徒祭酒陳元受之因覽百家羣言遂交結

英賢京師大人咸器異之仕郡為督郵

鄧弘和熹皇后之兄少治歐陽尚書授和帝禁中諸儒多歸附之

梁商順烈皇后之父少持韓詩兼讀衆書傳記

魏卞蘭武帝后弟秉之子少有詞學獻賦讚述太子德美太子報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虚其詞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賦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



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由是遂見親敬

晉羊祜字叔子景獻皇后同產弟博學能屬文舉上計吏州四辟從事秀才五府交命皆不就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之顏子也後為征南大將軍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涉學有智算累遷中護軍

王恂字良夫文明皇后弟文義通博在朝忠直累遷河南尹建立二學崇明五經

庾亮明穆皇后之兄中興初為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其所論釋多見稱述

宋臧燾高祖敬皇后兄也與弟熹並好經學燾仕至太常

袁豹字士蔚文帝袁皇后之從父好學博文覽典籍為著作郎

梁王錫字公嘏駙馬都尉琳之子年十二為國子生十四舉清茂除秘書郎與范陽張伯緒齊名俱授太子舍

人

後魏馮熈字晉昌文明太后之兄也熈生於長安爲姚氏魏母所養將還長安始就博士學問從師受孝經論語後爲侍中太師中書監

北齊李祖昇文宣李皇后之長兄文學足以自通仕至齊州刺史

唐竇威字文蔚高祖太穆皇后從父兄也諸昆弟並尚武藝而威耽玩文史謂爲書癡高祖初爲丞相府司録

參軍禪代文翰多叅預焉仕至內史令

長孫無忌貴戚好學該博文史性通悟有籌略仕至太尉

竇維鍌昭成順聖皇太后父孝諶從子也好學以撰著爲業時宗族咸以外戚崇飾輿馬維鍌獨清儉自守官至水部郎中撰吉凶禮要十卷行於代

晉韓惲世仕太原昆仲爲軍職唯惲親狎儒士好爲歌詩聚書數千卷乾寧中後唐莊宗納其妹爲妃妃初爲

嫡室故莊宗深禮其家而憚以文學署交成文水令入爲太原少尹

退讓

夫居寵思危受爵能讓斯賢達之令範也矧夫席國姻之勢處外戚之重崇高疾顛之可畏驕侈自至而不期益福者禍之所伏盈者人之所惡旣物禁乎泰盛道實在於若冲乃有内懷撝抑外忘滿假安和而不競抑損而自持恥近者德推避殊寵懇辭政柄顧還封邑稱疾

而引退抗疏以致誠徵前訓以極其敷喻披至心以祈於哀惻斯固保玄元止足之戒遵栢翳謙益之論貴而能降滿而不溢者乎

漢竇長君竇太后之兄與弟少君家長安中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懸此兩人於是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

王鳳字孝卿元后之昆弟成帝即位鳳以舅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時黃霧四塞終日塞滿也言四方皆滿天子以

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見異見顯示也言事者多以爲然鳳於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即位思慕諒闇諒信闇默也言居父喪信默三年不言也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茀星天地赤黄之異茀與孛同咎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幾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帝報曰朕承先

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廼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毋有所疑

王商字子夏鳳之弟成帝時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四歲病乞骸骨天子閔之更以爲大將軍實封二千戶

王根字稚卿商之弟成帝時爲大司馬驃騎將軍輔政

五歲乞骸骨帝遥益封根五千戸賜安車駟馬黄金五百斤罷就第

後漢樊宏字靡卿光武之舅建武元年拜光禄大夫五年封長羅侯十五年定封壽張侯及病困車駕臨視留宿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䰟神慙負黄泉願還壽張食邑小鄉亭帝悲傷其言而竟不許

陰識字次伯光烈皇后之前母兄建武元年光武即位

以爲騎都尉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托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以爲關都尉鎮函谷

陰興字君陵光烈皇后之母弟建武二年爲黃門侍郎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復詔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爲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

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若不知謙退嫁女欲配王侯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抑卒不爲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風眩疾甚後以興領侍中受顧命于雲臺廣室會疾瘳召見興欲以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恐損聖德不可茍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

馬廖字敬平明德皇后之兄為虎賁中郎將性質誠畏慎不愛權勢聲名有司連據舊典奏封廖等累讓不得已建初四年受封為順陽侯以特進就第每有賞賜輙辭讓不敢當京師以是稱之

馬防字江平廖之弟永平末與弟光俱為黄門侍郎章帝即位拜防車騎將軍光執金吾後又封防頴陽侯光為許陽侯凡弟二人各六千戸屢以明帝寢疾入參醫藥又平定西羌增邑千三百五十戸屢上表讓位俱以特進

就第

竇憲章德皇后之兄永元元年為車騎將軍既破北單于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戸憲固辭封賜策許焉二年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北狄朝加封賞固讓不受舅氏舊典並蒙爵土西漢故事帝舅皆封侯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戸篤郾侯景汝陽侯瓌夏陽侯各六千戸憲獨不受封

鄧隲和熹皇后之兄安帝永初元年封上蔡侯隲弟悝

禁侯弘西平侯闓西華侯食邑各萬戶隲以定策功增邑三千戶隲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間關詣闕間關猶崎嶇也上疏自陳曰臣兄弟汙穢無分可採言無分寸可收採也過以外戚遭值明時託日月之末光被雲雨之渥澤並充列位光昭當世不能宣贊風美補助清化誠慙誠懼無以處心陛下躬天然之姿體至聖之德遭國不造仍罹大憂開日月之明運獨斷之慮援立皇統奉承大宗聖策定於神心休烈垂於不朽本非臣等所能萬一而猥

推嘉美並享大封伏聞詔書驚惶慙怖追觀前世傾覆之誡退自惟念不寒而慄臣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嘗母子兄弟内相勅勵冀以端慤畏慎一心奉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無二終不敢横受爵土以增罪累惶窘怔營昧死陳乞太后不聽隲頻上疏至於五六乃許之四年母新野君寢病隲兄弟並上書求還侍養太后以閶最少孝行尤著特聽之賜安車駟馬及新野君薨隲等復乞身行服章連

上太后許之隲等既還里第並居冢次閶至孝骨立有聞當時及服闋詔諭隲還輔朝政更授前封隲等叩頭固讓乃止於是並奉朝請位次在三公下特進侯上特進在列侯之上其有大議乃詣朝堂與公卿參謀

梁商字伯夏順聖皇后之父爲執金吾陽嘉二年封子冀爲襄邑侯商讓不受三年以商爲大將軍商固稱疾不起

梁不疑冀之弟也爲河南尹時冀以不疑好經書喜待

士陰疾之因中常侍白帝轉爲光禄勲不疑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

伏完爲執金吾獻帝建安元年以后父拜輔國將軍儀同三司完以政在曹操自嫌尊戚乃上印綬拜中散大夫將軍尋遷屯騎校尉

晉楊珧武帝悼皇后之叔父珧兄駿以后父爲車騎將軍珧歴位尚書令衛將軍素有名稱得幸於帝時望在駿前以兄貴盛知權寵不可居自乞遜位前後懇至終

不獲許及右軍督趙休上書陳王莽五公兄弟相代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而天變屢見臣竊爲陛下憂之由此珧益懼固求遜位聽之賜錢百萬絹五千疋

裴頠字逸民惠帝賈后之從母昆弟歷尚書侍中光禄大夫每授一職未嘗不殷勤固讓及遷尚書左僕射專任門下事頠上言賈模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嘗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脱者也然漢二十四王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

將獨賢寔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又表云咎繇謨虞伊尹相商呂望翊周蕭張佐漢咸播功化光格四極曁于繼體咎單傅說祖已樊仲亦隆中興或明揚側陋或起身庶族豈非尚德之舉以臻斯美哉歷觀近世不能慕遠溺於近情多任后親以致不靖昔疏廣戒太子以舅氏爲官屬前世以爲知禮況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疎者以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即其事也表上皆優詔敦

奬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爲中領軍明帝即位以爲中書監亮上疏讓曰臣凡庸固陋少無殊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容逃難求食而已不悟徼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以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芳風頻塵省闥出總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受遇無與臣比小人禄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

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惟新宰輔賢明庶僚咸允康哉之歌實存於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人皆有私則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族各以

平進縱不能悉全决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連勢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或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弊其故何邪由姻媾之私羣情之所不免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闈之内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寸之

用未若防嫌以明至公今以臣之不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欵朝士百僚頗識其情天下之人安可門到户説使皆坦然耶夫富貴榮寵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違何事背時違上自貽禍責耶實仰覽殷鑒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悾悾屢陳丹欵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措願陛下

乖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疏

奏帝納其言而已

亮父琛爲丞相軍諮祭酒卒官以后父追贈左將軍妻

毋丘氏追封鄉君亮陳先志不受咸和中成帝又下詔追

贈琛驃騎將軍儀同三司亮又辭焉

庾氷亮之弟也康帝時為車騎將軍領江州刺史鎮武

昌及獻皇后臨朝徵氷輔政辭以疾篤尋卒

褚裒康獻皇后之父爲衛將軍領中書令裒以中書銓

管詔命不宜以姻戚居之固辭詔以為左將軍兗州刺史太后臨朝拜哀侍中録尚書事哀上書固請居藩曰臣以虛鄙才不周用過蒙國恩累忝非據無勞受寵負愧實深豈可復加殊特之命顯號重疊臣有何勲可以克堪何顏可以冐進委身聖世豈復遺力實懼顛墜所誤者大今王略未振萬幾至殷陛下宜委誠宰輔一遵先帝任賢之道虛已受成坦平心於天下無宜内示私親之舉朝野失望所損豈少於是改授都督青陽徐兗

州之晉陵吳國諸軍事衛將軍徐兖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永和初復徵裒將以爲揚州録尚書事吏部尚書事劉遐説裒曰㑹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裒長史王胡之亦勸焉於是固辭歸藩朝野咸歎服之進號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辭開府

何惔穆章皇后之兄也父凖高尚寡欲徵拜散騎郎不起穆帝升平元年追贈凖金紫光禄大夫封晉興縣侯惔以父素行高潔表讓不受

何澄準之子也爲尚書領瑯琊王師安帝即位遷尚書左僕射典選王師如故澄以脚疾固讓特聽不朝坐家視事

王藴孝武帝定皇后之父遷光禄大夫領五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藴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朝廷敦勸終不肯拜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藴復固讓謝安謂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宜依褚公故事但令在貴

權於事不事耳可暫臨此任以紓國姻之重於是乃受
命鎮於京口
宋何戢尚山陰公主爲吏部郎元徽初褚淵參朝政引
戢爲侍中時年二十九戢以年未三十苦辭内侍表疏
屢上時議許之改授司徒左長史
梁王錫駙馬都尉份之子爲吏部郎中時年二十四謂
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時知多叨人爵本非志望兼此
羸病庶務難擁安能舍其所好而狥所不能乃稱疾不

拜便謝遣胥徒拒絶賔客掩扉覃思室宇蕭然

後魏高植文昭皇太后之兄子自中書侍郎為濟州刺史率州軍討破元愉別將有功當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為國致效是其常節何足以應進陟之報懇惻發於至誠

竇瑗字雅珍尚孝文女淮陽公主除駙馬都尉封汝南王瑗固辭不拜

李延寔字子熹為左將軍光州刺史莊帝即位以元舅

之尊起受侍中太保封濮陽郡王延宴以保字犯祖諱又以王爵非庶姓所宜抗表固辭徙封濮陽郡公改授太傅

北齊段榮除瀛州刺史榮妻婁皇后姊也恐高祖招私親之議固推諸將竟不之州

隋竇榮定尚高祖姊安成長公主開皇初拜左武衛大將軍高祖欲以為公榮定上書曰每覩西朝衛霍東都梁鄧幸托葭莩位極台鉉寵積驕盈必致傾覆向使前

賢少自貶損遠避權勢推而不居則天命可保何覆宗之有臣每覽前修實爲畏懼高祖乃止

柳述尚高祖女蘭陵公主仁壽中任寄逾重爲兵部尚書參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匪報抗表陳讓高祖許之令攝兵部尚書事

唐長孫無忌文德皇后之兄貞觀二年爲尚書右僕射深以滿盈爲戒懇辭機密文德皇后又爲之辭讓太宗不獲已下詔曰昔東漢功臣莫任機密西京戚里或存

退讓故能長守富貴不懼危殆尚書右僕射齊國公無忌神識清舉風彩凝映賢戚之望朝野所推比軒禁不虞釁生慮表倉卒之間厥功以茂自居樞要聲寔俄遠然以椒掖之親處權衡之地深知止足有戒滿盈之言情辭懇切宜遂其心以勵貪競可解尚書右僕射仍進散位開府儀同三司

吴湊章敬皇后之弟寶應二年封拜外戚授湊太子詹事封濮陽郡公湊固讓改檢校太子賔客兼太子家令

十王宅使

畏慎

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易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斯畏慎之謂也乃有連帝族之懿席外親之寵位勢貴盛光華畢集而能軫高危之慮保謙益之訓側身以怵惕斂跡而韜晦簡御門族謹守法度周旋富盛深懲侈縱惟止足而是念專靜默以自守由漢之後不乏其人莫不亢宗保身歷屯夷而無咎令聞長世俾子

孫之逢吉者焉

漢班伯成帝婕妤之兄以定襄太守徵道病中風中傷也爲風所傷既至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受其秩俸而在家自養也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會許皇后廢婕妤供養東宮元后成帝母進侍者李平爲婕妤而趙飛燕爲皇后伯遂稱篤久之帝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視事

伯弟穉少爲黃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定陶王爲太子數遣中盾請問近臣盾讀曰允詹事之屬官也穉獨不

敢答言其愼

傅晏哀帝傅皇后父也初封孔鄉侯晏深善於桓譚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幸女弟爲昭儀皇后日已疎晏嘿嘿不得意譚進説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上至愛而女弟尤幸殆将有子夫之變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然爲之奈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

求方技此不可不備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重勢貽致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慤此修己正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賓客入白皇后如譚所戒後賢果風太醫令真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侍中喜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全於哀帝之時

後漢樊宏光武之舅建武中封壽張侯位特進宏為人謙柔畏懼不求苟進嘗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

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帝聞之常敕騶騎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

宏子儵字長魚謹約有父風建武中禁網尚闊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而儵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以不豫得免永平中儵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

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宏為特進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其後楚事發覺帝追思儵謹恪又聞其止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

陰識字次伯光烈皇后前母兄明帝爲太子以識守執金吾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敕戒貴戚激勵左右焉

馬廖字敬平明德皇后之兄以父任爲郎永平末受遺詔代趙熹爲衛尉時朝廷大議輙以詢訪廖性質誠畏慎不愛權勢聲名盡心納忠不屑毀譽

馬光廖之弟爲黃門侍郎為人小心周密章帝以是特親愛之

馬嚴明德皇后從父兄初任郡督郵嚴聞明德立乃閉門自守猶復慮致譏嫌遂更徙北地斷絶賔客

馮柱尚明帝女獲嘉長公主少爲侍中以恭肅謙約稱

位

鄧隲和熹皇后之兄三遷虎賁中郎將自太后臨朝兄弟皆居禁中隲謙遜不欲久在内連求還第歲餘太后乃許之隲深戒竇氏章帝竇皇后勲女祖穆及叔父俱尚主交輕薄屬託於郡縣干亂政化後並坐怨望謀不軌故鄧氏深引爲誡者檢勑宗族闔門靜居闔閉也

鄧康和熹皇后從父子襲父珍封夷安侯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長樂宮諫諍宜崇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心懷畏懼遂謝病不朝

梁商順烈皇后之父爲大將軍簡御門族未曾以權盛干法

竇武字子游桓思皇后之父延熹中爲城門校尉封槐里侯武兄子虎賁中郎將紹性疎簡奢侈每數切戒相戒猶不覺悟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訓導當先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大小莫敢違法

魏郭德明帝郭元后之從弟封平原侯司馬景王輔政以女妻德妻早亡文王復以女繼室即京兆長公主德

雖無才學而恭謹謙順

吳全琮尚大帝女公主爲大司馬軍師琮既親重宗族子弟並蒙寵貴賜累千金然謙虛接物貌無驕色

晉楊珧字文琚駿之弟也歷位尚書令衛將軍素有名稱以兄貴盛知權寵不可居自乞遜位前後懇至終不獲許初聘悼后珧表曰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嘗以全而受覆宗之禍乞以表事藏之宗廟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從之右軍都督趙休上書王莽五公兄弟相代今

楊氏三公並在大位而天變屢見臣竊爲陛下憂之由此珧益懼固求遜位聽之

楊濟字文通珧之弟也累遷太子太傅與兄珧深懼盛滿乃與諸甥李斌等共切諫兄駿斥出王祐爲河東太守建立皇儲皆濟謀也

王藴孝武定皇后父爲丹陽尹加散騎常侍藴以姻戚不欲在内苦求外出復以爲都督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内使常侍如故

褚裒爲尚書以后父苦求外出除江州刺史

宋王偃孝武皇后父爲右光禄大夫而偃謙虚恭謹不以世事關懷

梁王騫拜度支尚書加給事中領射聲校尉初騫見諸女子姪皆嬪王尚主朔望來歸輜軿塡溢非所欲也勑歲中不過一再見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本素族自可依流平進不須苟求也

何胤齊永昌中爲國子祭酒鬱林嗣位胤爲后族甚見

親待累遷左民尚書領驍騎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

裔雖貴顯常懐止足

蔡撙字景節為吏部尚書女爲昭明太子妃自詹事已下咸來造謁往往稱疾相聞遣之及其引進但暄寒而已此外無復餘言

後魏馮誕字思正文明太后兄元熙之子也與弟修年纔十餘文明太后俱引入禁中申以教誡整飾容儀寛雅恭謹而已

北齊斛律金為太師左丞相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金嘗謂長子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妬人女若無寵天子嫌人我家直以立勲抱忠致富貴豈可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為憂

元韶襲封彭城王為太傅録尚書事文宣天保元年降爵為公性行溫裕以高氏壻頗膺時寵能自謙退

韓軌封安德郡王軌妹為神武所納生上黨王渙復以

勲庸歷登台鉉常以謙恭自處不以富貴驕人

後周閻慶爲寧州刺史位柱國晉公護母慶之姑也護雖擅朝而慶未嘗阿附及護誅武帝以此重之乃詔慶子毗尚帝女清都公主慶雖位望隆重婚連帝室常以謹慎自守時人以此稱之

竇毅爲大司馬性温和每以謙慎自守又尚太祖第五女襄陽公主時爲朝廷所委信雖任兼出入未嘗有矜惰之容時人以此稱焉

唐吳溆章敬皇后之弟寶應中以元舅拜鴻臚少卿久之改左金吾將軍建中初遷大將軍溆以恭慎謙約聞於時

吳湊章敬皇后之弟小心謹慎智識周敏代宗朝獨承顧問自貞元已後德宗任遇信重徧歷中外親要之職雖云聖奬隆深亦湊小心敬慎所致也

王用莊憲皇后之弟憲宗時以元舅為金吾衛大將軍謙和善守寡所與事公卿大夫以此多之

郭釗憲宗懿安皇后之兄也母代宗長女昇平公主釗元和中檢校工部尚書充邠寧節度使數歲徵入爲檢校戶部尚書兼司農卿釗大勲之後積代姻聯帝戚而能恭慎自持居官處家無驕怠之色奢侈之失釗弟鏦又尚順宗長女德陽公主爲駙馬都尉殿中監務宗即位鏦以叔舅改金吾大將軍太子詹事充閑廄宫苑使從容上列三十餘載椒房之貴舅氏之尊國朝外戚罕有其比而恭遜恪慎爲時論所稱

晉安彦威與少帝母太妃安氏近屬也帝以渭陽待之而未嘗挂於齒牙及卒太妃親至彦威汴京舊第預其喪事人方知之聞者服其愼重

廉儉

夫居戚屬之地有肺腑之親富貴既盈驕侈必至乃有操行自著志尚不羣持若驚之心知守約之道外無輿馬之飾内無峙積之貯辭賞賜之命塞賂遺之門以至第宅纔蔽於風雨妻子畧充於衣食矯滛靡之失顯端

愼之名使國家無私恩之譏世禄垂由禮之訓傳於方策亦可謂之賢矣

漢傳喜字稚游定陶太后從父弟時丁傅驕奢皆嫉喜之恭儉位至大司馬

後漢陰興光烈皇后母弟建武中爲期門僕射每出入甞操持小葢鄣翳風雨躬履塗泥第宅苟完纔蔽風雨

鄧隲女弟爲和熹皇后隲弟弘卒后賜錢十萬布萬疋隲等辭不受時元元之災人士荒饑死者相望盜賊羣

起隲兄弟崇節儉罷力役故天下復安隲位至大將軍

竇武長女爲桓帝皇后武爲城門校尉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纔充足而已是時羌蠻寇難歲儉民饑武得兩宫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肴糧於路匄施貧民

魏荀惲尚書令彧長子太祖以女妻惲後稱安陽公主彧及弟攸並貴重皆謙冲節儉禄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惲官至虎賁中郎將

晉王恂以文明皇后弟為河南尹爲令袁毅嘗餽以駿馬恂不受及毅敗受貨者被廢黜

庾氷字季堅明穆皇后亮之弟也氷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嘗貸官絹十疋氷怒捶之市絹還官及卒無絹爲衾又室無妾媵家無私積世以此稱之

褚裒康帝時以后父爲江州刺史鎮半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常使私僮樵採

王濛字仲祖哀帝靖皇后父俸禄資産嘗推厚居薄以

清約見稱

王恭字孝伯孝武定皇后兄以外戚爲將帥及死之日無財帛唯書籍而已爲識者所傷

宋趙倫之武穆皇后弟爲左光禄大夫領軍倫之雖外戚貴盛而以儉素自處

臧燾武敬皇后兄自高祖受命徵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彌自冲約茅屋蔬飱不改其舊所得俸禄與親戚共之

後魏胡國珍靈太后之父少好學雅尚清儉位至侍中

唐長孫敞字休明文德皇后之季父少儉約不事華侈而好節義位至宗正卿平原郡公

蕭復字履初新昌公主子父衡為太僕卿駙馬都尉復生於戚里少秉清操其羣從兄弟競飾輿馬以侈靡相高復衣澣濯之衣獨居一室習學不倦非詞人儒士不與之游伯父華每歎異之曰興吾門者必此子也

竇維鍌玄宗舅希瑊從父弟也好學以著撰為業時宗

族戚以外戚崇飾輿馬惟鍪獨清儉自守官至兵部郎
中
郭皎憲宗皇后從父即尚父子儀之猶子也勲閥之家
獨守儉素以是獲用於時位至邠寧節度使

冊府元龜卷三百五

冊府元龜卷三百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外戚部

奢縱　專恣　驕慢

奢縱

夫位不期驕而傲逸之自至欲不可縱而禮度之遂愆故先儒以爲損之招而惡之大也漢室而下乃有藉帝闈之勢處外姻之貴罔思克己靡圖進德不以盛滿而

爲戒姑務紛華而自恣乃至輿服奉養之物極其珍麗室宇晏樂之具過於豪縱踰矩而弗禁怙奢而彌放其或盈而蕩佚而邪天實禍淫咎不旋踵惟其所召孰將見哀至乃獲免於身克終牖下彼其之誚亦足醜焉

漢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爲丞相嘗請考工地益宅帝怒曰遂取武庫是後迺退考工少府之屬官也主作器械帝責其此請謂之曰何不遂取武庫蚡乃退也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自處尊位也鄉讀皆曰嚮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橈曲也音女教切由

此滋驕（滋益也）治宅甲諸第（言為諸第之上也以甲乙之次甲則為上矣）田園極膏腴（膏腴謂肥厚之處）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屬連及也音之欲切）前堂羅鍾鼓立曲旃（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曲旃僣也禮大夫建旃曲柄上曲也許慎云旃旗曲柄也所以旌表士衆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奏進也）

霍禹孝宣皇后之兄也禹嗣父光為博陸侯與弟山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光兄孫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莫

敢譴者

史丹祖父恭女弟爲衛太子良娣産悼皇考宣帝微時依倚史氏恭子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封樂陵侯成帝初丹爲左將軍光禄大夫封武陽侯尤得信於帝丹兄嗣父爵爲侯讓不受分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以舊恩數見襃賞賞賜累千金僮僕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丹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

王譚成帝舅也封平阿侯譚弟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

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世謂之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彌竟也言望之極目也屬音之欲切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壞決高都水入長安高都水在長安西也杜鄠二縣之間田畝一金言其境自長安至杜陵也一云長安有高都外杜里既壞決高都作殿復衍及外杜里成都侯商自擅穿帝城引水耳曲陽無此事又雖作大第宅不得從長安至杜陵也土山漸臺西白虎皆放效天子之制也其僭奢如此

王商成帝舅成都侯嘗病欲避暑從帝借明光宮明光宮在城內近桂宮也後又穿長安城引內澧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葢張周帷輯濯越歌輯與楫同濯與櫂同皆所以行船也今執櫂楫人爲越歌也楫謂櫂之短者也今吳越之人呼爲橈音鐃越歌爲越之歌帝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

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謂刻爲連瑣文而青塗之也

後漢馬防明德皇后之兄也拜光祿勳後以病乞骸骨詔

賜故山中王田廬以特進就第防兄弟貴盛奴婢各千人以上資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觀連閣臨道彌亘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賓客奔湊四方畢至

竇憲章德皇后之兄也為大將軍弟篤為衛尉景瓌皆侍中奉車駙馬都尉四家競修第宅窮極工匠

梁冀順烈皇后之兄也為大將軍乃大起第舍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牕牖皆

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藏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絶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與妻孫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内多從倡妓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娱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藪遠帶丘荒

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爲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冀又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軿車鄭玄注周禮云軿猶屏也所用自蔽隱也蒼頡篇云衣車也形制上平異於常埤幘狹冠埤下也音頻爾切一音皮彼切折上巾蓋折其巾之上角也擁身扇大扇也狐尾單衣後裾曳地若狐尾也冀又以火浣布爲單衣晉大會賓客冀陽爭酒失杯而汙之僞怒解衣燒之布得火煒曅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爍然潔白若用灰水

馬

晉羊琇景獻皇后之從父弟性豪侈費用無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雒下豪貴咸競效之又喜遊讌以夜續晝放恣犯法每為有司所貸其後司隷校尉劉毅劾之應至重刑武帝以舊恩直免官而已

王愷文明皇后之弟為後將軍愷既世族國戚性復豪侈及石崇羊琇之徒以奢侈相尚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又用赤石脂塗壁

王濟尚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爲中書郎遷侍中出爲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於是移第北邙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雒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之金溝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肫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

賈謐惠皇后妹之子本姓韓以賈后之勢資其驕寵奢侈踰度室宇崇僭器服珍麗歌僮舞女選極一時

宋徐湛之母高祖女會稽公主爲尚書僕射湛之貴戚豪家産業甚厚室宇園池貴遊莫及音樂之妙冠絶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太祖嫌其侈縱每以爲言時安成公何朂無忌之子也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並各奢豪與湛之共以肴饍器服車馬相尚京邑爲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二事之美兼於何孟

何邁尚太祖第十女新蔡公主邁少以貴戚居顯官好犬馬馳逐多聚才力之士有墅在江乘縣界去京師三十里邁每遊履輙結駟連騎武士成羣

南齊何戢尚宋孝武長女山陰公主爲吏部尚書家業富盛性又華侈衣服被飾極爲奢麗

後魏馮熈文明太后之兄也爲雒州都督因事取人子女爲奴婢有容色者幸之爲妾有子女數十人號爲貪縱

北齊爾朱文暢魏孝莊皇后弟也爲肆州刺史家富於財招致賓客既藉門地極窮豪侈

婁叡武明皇后兄子也叡無器幹唯以外戚貴幸而縱情財色為時論所鄙

唐楊慎交尚中宗女長寧公主爲駙馬都尉與武崇訓等各將油灑地以築毬場用功數百萬妨害農務斂怨於人

武延秀拜右衛將軍駙馬都尉於金城坊造宅窮極奢

麗延秀既恃恩放縱無所忌憚

楊國忠玄宗貴妃從父之子爲右相兼劒南節度與貴妃姊虢國夫人於宣楊里連搆甲第土木被綈繡棟宇之盛兩都莫比晝會夜集無復禮度有時與虢國夫人聯轡入朝揮鞭走馬以爲諧謔衢路觀者無不駭歎每扈蹕驪山國忠以劒南幢節引於前出有餞路還有軟脚遠近餉遺珍玩狗馬閹侍歌兒相望于道

國忠子暄爲太常卿兼戸部侍郎尚延和郡主暄弟朏

爲鴻臚卿尚萬春公主兄弟各於親仁里立第窮極奢侈

杜悰爲駙馬都尉位極將相以服御飲饌自奉務極華侈

梁趙巖尚太祖女長樂公主爲户部尚書充租庸使巖聞唐朝駙馬都尉杜悰服御飲饌華侈巖恥其不及繇是豐其飲膳嘉羞法饌動費萬錢僦斂網羅其徒如市權勢爗灼人皆阿附及唐莊宗至巖踰垣而逸素與許

州温韜相善巖往依之既至韜斬巖首送京師

專恣

甥舅之戚暱莫加焉而宗周之禮以異姓為後帶礪之盟厚莫重焉而隆漢之制非劉氏不王皆所以強幹而弱枝防微而杜漸也人亡政息世變風移牝雞司晨尚書之訓無補彼童而角詩人之刺足聞於是親黨並興寵倖滋熾貲富埒人主權勢踰本枝小則避燻之狐託神丘而逞志大則時衔之蟻溜山阿而搆災博觀前聞

用垂明誡

魏冄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昭王即位以冄爲將軍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冄爲政昭王三十六年魏人范睢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昭王悟免冄相國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

漢田蚡武帝母王太后異母弟爲太尉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效謂見聽用士吏趨執利者皆去

丞相竇嬰而歸蚡蚡日益橫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翟青坐喪事不辦免帝以蚡爲丞相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蚡郡及諸侯也猶言郡國耳蚡爲人貌侵生貴甚侵短小也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也又以爲諸侯王多長多長年武帝初即位富於春秋謂年幼也蚡以肺附爲相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一說肺斫木札也其輕薄附著大材也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痛猶甚也言以尊貴臨之皆令其屈節而下已也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帝迺曰君除吏盡未吾

亦欲除吏

上官桀爲左將軍與大將軍霍光結婚相親光長女爲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爲倢伃鄂邑所食邑爲蓋侯所尚故云蓋主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驃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决事

霍禹光子光薨禹嗣爲博陸侯魏相爲御史大夫後兩家奴爭道謂霍氏及御史家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蹋大夫門御史爲叩頭謝迺去

王鳳成帝長舅封平陽侯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官滿朝廷鳳用事帝遂謙讓無所顓顓與專同凡事皆不自專也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帝召見歆誦讀詩賦甚悅之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曉猶白也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帝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廼止其見憚如此帝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天子留不遣歸國曰

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定陶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帝甚親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為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詭違也故天見戒見顯示宜遣王之國帝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共王辭去帝與相對涕泣而决京兆尹王章以為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廼奏封事言日蝕之咎矣天子召見章延問章對曰日蝕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

舉手鳳不内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天子感悟納之因薦瑯琊太守馮野王以代鳳鳳聞之上疏乞骸骨辭旨甚哀帝少而親倚鳳弗忍廢使尚書劾章章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

王莽孝元皇后弟子莽為大司馬與議立嗣共徵立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為平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顓威福紅陽侯立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直莽内

憚之令大臣以罪過奏遣立仁就國莽日誑燿太后言輔政致太平羣臣奏請尊莽為安漢公後遂遣使者逼守立仁令自殺

後漢竇融在宿衛十餘年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長子穆等遂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事以封在安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因以女妻之五年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乃盡免穆等官諸竇為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獨留

融京師

竇憲章德皇后兄也恃宫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沁水公主明帝女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陰喝猶噎塞也陰音於禁切喝音一介切或作嗚音烏故切後發覺帝切責之及憲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郅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郅壽悍子由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

竇景憲之弟爲執金吾子孫放縱張酺爲河南尹景家人復擊傷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緹騎侯海等五百人毆傷市丞酺部吏楊章等窮究正海罪徙朔方景忿怨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爲執金吾吏欲因報之章等惶恐入白酺願自引臧罪以辭景命酺即上言其狀竇太后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皆勿遣

閻顯安思皇后兄也建光初顯及弟景耀晏並爲卿校典禁兵后寵既盛而兄弟頗與朝權后臨朝以顯爲車

騎將軍儀同三司顯忌大將軍耿寶位尊權重威重行朝乃諷有司奏寶及其黨與皆下獄死於是景爲衛尉耀城門校尉晏執金吾兄弟權要威福自由
梁冀順烈皇后兄也永和元年拜河南尹冀居職暴恣多非法父商所親客雒陽令呂放頗與商言及冀之短商以讓冀冀即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於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爲雒陽令欲以滅口安慰放家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商薨未及葬順帝乃拜冀爲

大將軍弟侍中不疑爲河南尹及沖帝立始在繈褓太后臨朝詔冀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錄尚書冀雖辭不肯當而侈暴滋甚冀愛監奴秦宫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冀妻孫壽所壽見宫輙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宫内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謙讓而寔崇孫氏宗親冒名而爲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罪籍謂疏錄之也閉獄掠拷使

出錢自贖貲物少者至於死徙四方調發歲時貢獻先輸上第於冀上第第一也乘輿乃其次焉吏人以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而使人復乘勢横暴妻略婦人毆擊吏卒所在怨毒冀又起别第於城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爲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諮决之宿衛近侍並所親樹樹置也禁省起居纖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

然後詣尚書下邳人吴樹爲宛令之官辭冀冀賔客布在縣界以情托樹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路以補朝闕宛爲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托罪人誠非敢聞冀黙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爲人害者數十人繇是深怨之樹後爲荆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爲設酒因鴆之樹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托以他事乃腰斬之時汝南袁著年十九見冀凶縱不

勝其憤乃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此董仲舒對策之詞著引而畧之也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勢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易繫辭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頤神薛廣德爲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懸其安車傳子孫欲令冀遵致仕之禮也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

左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以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尚書禹謂帝舜曰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尚書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願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書得奏御蕘聞而密遣掩捕著著乃變易姓名後托疾偽死結蒲為人市棺殯送蕘廉問知其詐也廉察陰求得笞殺之隱蔽其事學生桂陽劉常當世名儒素善於著蕘召補令史以辱之時太原郝絜胡武皆危言高論危亦高謂峻也與著交善先是絜等連

名奏記三府薦海内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又疑爲著黨勅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記者並殺之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輿櫬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及冀誅有詔以禮祀著等冀諸忌忌皆此類也不疑好經書善待士冀陰疾之因中常侍白帝轉爲光禄勲又諷衆人共薦其子胤爲河南尹時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蚩笑焉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

閉門自守蕫不欲令與賔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蕫諷州郡以他事陷之皆髠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死於路永興二年封不疑子馬爲潁陰侯胤子桃爲城父侯蕫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内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已而不得有所親豫

吳何洪後主母何姬弟也後主立封洪與弟蔣植並爲侯植至大司徒吳王昏亂何氏驕僭子弟橫放百姓患之

晉王愷文明皇后弟也爲後將軍石崇與愷將爲鴆毒之事司隸校尉傅祗劾之有司皆論正重罪詔特原之由是衆人僉畏愷故敢肆其意所欲之事無所顧憚焉羊琇景獻皇后從父弟爲中護軍典禁兵放恣犯法每爲有司所貸其後司隸校尉劉毅劾之應至重刑武帝

以舊恩直免官而已尋以侯白衣領護軍頃之復職
楊駿武悼皇后弟也爲車騎將軍封臨晉侯武帝自太
康以後始寵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弟珧濟勢傾天下
武帝末年恐楊氏之偪復以王佑爲北軍中侯以典禁
兵既而寢疾彌留至於大漸佐命元勲皆已先没羣臣
惶惑計無所從會帝小差有詔以汝南王亮輔政又欲
令朝士之有名望年少者數人佐之駿秘而不宣帝復
尋至迷亂楊后輙爲詔以駿輔政惠帝即位進駿爲太

傅大都督假黄鉞録朝政百官總己駿自知素無美望懼不能輯和遠近乃依魏明帝即位故事遂大開封賞欲以悅衆為政嚴碎愎諫自用不允衆心

賈謐賈后妹子也為賈充後謐好學有才思既為充嗣繼佐命之後又賈后專恣謐權過人主至乃鏁繫黄門侍郎其為威福如此

庾亮明帝時為中書監轉護軍將軍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羣臣無得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胤

等素被親愛與西陽王羕將有異謀亮直入卧内見帝流涕不自勝既而正色陳羕與宗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加亮給事中徙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一决於亮

後魏高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爲尚書令輔政專權與奪惟已又嘗與清河王懌於雲龍門外廡下忽忿爭大至紛紜太尉高陽王雍和止之高后既立肇當衡軸每

事任已動違禮度好改先朝舊典出情妄作減削封秩抑黜勳人繇是怨聲盈路

北齊段孝言武明皇后姊子爲清河郡尹孝言本以勳戚緒餘致位通顯至此便驕奢放逸無所畏憚曾夜行過其賔客宗孝王家宿喚坊民防援不時應赴遂拷殺之又與諸淫婦密遊爲其夫覺復恃官勢拷掠而殞時苑内須果木科民間及僧寺備輸悉分向其私宅種植又殿内及園中須石差車牛從漳河運載復分車廻取事

悉聞輒出爲海州刺史

後周鄭譯尚梁安固公主宣帝時爲内史下大夫譯頗專權時帝幸東京譯擅取官材以自營第坐是復除名爲民小御正劉昉數言於帝復召之顧待如初

唐竇軌太穆皇后從父兄子也武徳三年爲益州道行臺左僕射行臺郎中趙弘安知名士也軌動輙榜箠歲至數百次與行臺尚書韋雲起郭行方素不協及隱太子誅有詔下益州軌藏諸懐中雲起問曰詔書安在軌

不之示但曰卿欲反矣執而殺之行方大懼奔於京師
軌追斬不及

武延秀尚中宗女安樂公主爲太常卿兼右衛將軍延
秀既恃恩放縱無所忌憚

薛諗爲尚衣奉御開元二十八年殺人事泄長流襄州
死於路其黨十人並杖諗帝之甥也性貪狠恃託國戚
恣行兇忍嘗於私第使羣奴以重貫於坊市誘贩繒帛
者悉於後園椎殺之竊其財移歲乃爲所告帝深惡之

以其親遂不明殺

李脩憲宗莊憲太后妹婿爲司農卿遷京兆尹元和十年莊憲太后崩脩爲山陵橋道置頓使恃能惜費每事減損靈駕灞橋從官多不得食及至渭城北門門壞於是橋道司請改造渭城北門計錢三萬脩以費勞不從令深鑿軌道以通靈駕掘土既深旁注皆懸因而頹壞所不及輼輬車數步而已初欲壞城之東北墉以出靈駕中人皆不可乃停駕螂去壞門土木而後行脩懼詆

奏轀輬車軸折山陵使李途吉令御史封其車軸自陵還奏請免脩官帝以用兵務集財賦以脩前後進奉不之責但罰俸而已途吉極言其罪乃削銀青階翌日復賜金紫自此朝廷端士多遭譖毀人士爲之側目

梁張漢傑末帝德妃之兄歸霸之子也末帝嗣位漢鼎漢傑並爲近職漢鼎早亡漢傑貞明中爲控鶴指揮使領兵討惠王於陳州擒之當貞明龍德之際漢傑昆仲分掌權要藩鎮除拜多出其門段凝因之遂竊兵柄及

莊宗入汴漢傑與兄漢倫弟漢融同日族誅於汴橋下

漢李業太后季弟隱帝即位尤深倚愛兼掌内帑四方進貢二宫費用委之出納業喜趨權利無所顧避執政大臣不敢禁語㑹宣徽使闕業意欲之太后亦令人微露風旨執政時楊邠史弘肇等難之業繇是積怨蕭牆之變自此而作

驕慢

謙以受益卑以自牧葢先典之格言君子之攸處造次

於是則無所不至而有姻連帝族位由后寵爵賞已極權勢已隆忘至訓於益恭遵棄德而不讓傲慢成性驕狠爲心預時政而昧於大猷蔑搢紳而違於明哲敗不旋踵痛可言哉

漢田蚡以孝景王后同母弟爲丞相時燕相灌夫坐法去官家居長安夫嘗有服（謂喪服也）過丞相蚡蚡從容曰（從音千容切）吾欲與仲孺（仲孺灌夫字也）過魏其侯（竇嬰所封）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況賜也）夫安敢以服爲解（解猶

辭之也若今言分疏矣請語魏其具具辦具酒食將軍旦日蚤臨旦日明日也蚤古早字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益多也夜洒埽張具洒音灑又音所寄切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懌悅也曰夫以服請不宜不當忘也迺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卧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迺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屬付也猶今之

舞訖相勸也蚡不起夫從坐語侵之從坐謂移就其坐也嬰乃扶屬音之欲切

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歡而去

上官安以昭帝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戸還車騎將軍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出對賔客言與我婿飲大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安子病死仰而罵天

霍雲以昭帝后族爲中郎將封冠陽侯雲當朝請數稱病移出請音才性切多從賔客張圍獵黄山苑中使蒼頭奴

上朝謁朝當用謁不自行而令奴上謁者也上謁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莫敢譴者

後漢陰就以光烈皇后弟封新陽侯就善談論朝臣莫及然性剛傲不得衆譽

梁冀以順烈皇后族爲大將軍質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

晉楊駿以武帝后父自鎮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漸驕傲胡奮語之曰卿恃女更豪耶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駿曰卿女復不在天家邪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何所增損

羊琇以景獻皇后從父弟爲中護軍寵遇甚厚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而坐琇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連榻而坐客邪遂不坐而去

賈謐本姓韓賈后父充之外孫嗣充爲臨潁侯惠帝世謐既親貴數入二宮共愍懷太子遊處無屈降心嘗與太子弈棊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言之於后遂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

王敦字處仲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嘗與從父弟導造王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輙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恐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

陳郴盼以高宗皇后弟又尚文帝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後主即位以帝舅加散騎常侍盼性愚戇使酒嘗因醉乘馬入殿門爲有司所劾坐免官卒於家

後魏賀盧賜爵遼西公道武遣衛王儀伐鄴而盧自以帝之季舅不肯受儀節度帝遣使切責之盧遂怨恨與

儀司馬丁建搆成其嫌彌加猜忌會帝勅儀去鄴盧亦引歸

北齊尉景仕東魏為太傅景妻常山君神武之姊也坐匿亡人見禁止使崔暹謂文襄曰語阿惠兒富貴欲殺我邪神武聞之泣然詣闕曰臣非尉景無以至今日三請魏靜帝乃許之於是黜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武造之景恚臥不動叫曰殺我時趣耶常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曰我為爾汲水

胝生因出其掌神武撫景為之屈膝先是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景不與曰土相扶為墻人相扶為王一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而杖之常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兒慣去放使作心腹何須乾啼濕哭不聽打邪

爾朱文略姊為魏孝莊皇后神武納之初神武遣令恕文畧十死恃此益横多所凌忽

胡長仁以武成后兄為尚書令長仁倚親驕豪無所畏憚

隋吕道貴高祖從舅也性尤頑騃言詞鄙陋初自鄉里徵入長安見之悲泣道貴畧無戚容但連呼高祖名云種末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苦桃道貴從姊名也是後數犯忌諱動致違忤帝甚恥之乃命高熲厚加供給不許接對朝士拜上儀同三司出爲濟南太守令即之任斷其入朝道貴還至本郡高自崇重每與人言自稱皇舅數將儀注出入閭里從故人遊宴官民咸苦之後廢郡終於家子孫無嗣焉

柳述尚高祖女蘭陵公主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務脩理爲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稱貴幸朝臣莫不讋憚述每陵侮之數於帝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或令述改之述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繇是銜之

崔弘度開皇中納其妹爲秦孝王妃復以其弟弘昇女爲河南王妃仁壽中檢校大府卿自以一門二妃無所降下

宇文化及煬帝爲太子時領千牛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化及恃此益驕處公卿間言辭不遜多所淩轢

唐楊國忠玄宗太真妃從祖兄也代李林甫爲右相國忠既以便佞得宰相剖決機務居之不疑立朝之際或攘袂扼腕自公卿以下皆頤指氣使無不讋憚國忠既以宰相典選嘗於私第大集選人令諸女弟垂簾觀之國忠注官時呼左相陳希烈於坐隅給事中在列曰既對注擬過門下了矣吏部侍郎韋見素張倚皆衣紫是

日與本曹郎官同咨事趨走於屏樹之間既退國忠謂諸妹曰兩員紫袍主事何如人相對大噱

冊府元龜卷三百六